



## 淺談張曉風〈我在〉

● 施寬文\*

張曉風是台灣文壇才華橫溢的作家，在詩歌、小說、戲劇方面皆有所成就，而以散文最為知名。由於是虔誠的基督徒，其散文常滲透著相關的宗教思想內容。〈我在〉收錄於一九八四年爾雅出版的同名散文集中，解讀者各有面向，而見仁見智。筆者不揣淺陋，謹此獻曝，以供一得之愚。

張曉風此篇散文關涉存在與生命意義，寫「我在」也寫「同在」，除了珍惜人與人之間的緣份，字裡行間也隱約融滲著基督悲憫博愛的思想。

文章伊始，張曉風回憶小學三年級時，因生病請假在家，無法與好朋友們同在而悵惘。其後，「開始喜歡點名」，並在回答師長時，覺得自己「彷彿不是回答老師，而是回答宇宙乾坤，告訴天地，告訴歷史，說，有一個孩子『在』這裡。回答『在』字，對我而言總是一種飽滿的幸福。」這或許是作者對自我存在的最初自覺，個人生命的存在，不論在無限大的空間，或是無限長的時間中，皆是獨一無二；此外，人無法離群索居，能夠去認同一個團體，也受人認同，生命即有歸屬的踏實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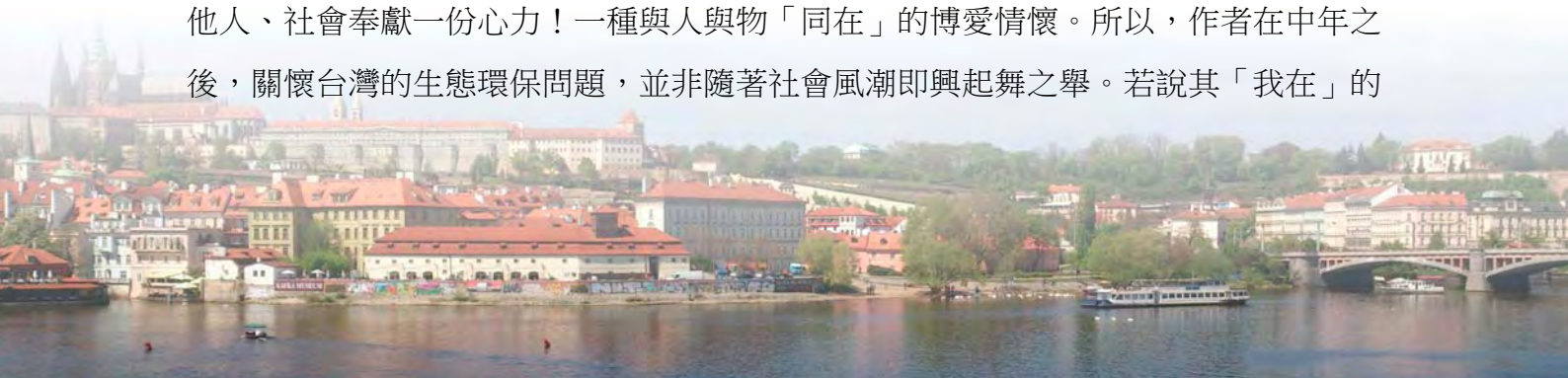
渺渺煙波，滾滾紅塵，人與人極易擦肩而過，從而素昧平生。團體中的人們，彼此能夠相聚相識，蓋因有緣。張曉風認為「哪一種親密的情誼不是基於我在這裡，剛好，你也在這裡的前提？」無數的人，眾多的可能，結果我們不與另群人聚處，而是彼此共同相聚在一起，若說神秘，固甚神秘，中國人認為此即「緣份」。俗說：「百年修得同船渡，千年修得共枕眠。」這是希望人與人之間，能夠懂得珍惜彼此在一起的

\* 施寬文，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講師，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博士。

緣份，互相體諒、包容、親愛，也是張曉風所說「一切的愛，不就是『同在』的緣份嗎？」因為珍惜緣份，因此，作者說：「有一年，和丈夫帶著一團的年輕人到美國和歐洲去表演，我堅持選崔顥的〈長干曲〉作為開幕曲。」〈長干曲〉的內容正是人與人之間不經意相逢的情緣。

身處此獨一無二之時空中的我的生命是獨特的，你的生命、他的生命，亦皆與我同樣是獨特的。眾多獨特的生命，能夠在獨特的時空中相聚，其中有「緣份」的因素。雖然人與人之間的緣份，有親密者，有一般者，只要彼此能夠持存一顆善良、包容的心互相對待，彼此能有將心比心、感同身受的「同在」感，都可以是美好的、溫暖的。然而，「同在」如何可能呢？或許，《孔子家語·好生篇》的「楚王失弓」對此可以有所啟發吧？故事說：「楚王出遊，亡弓，左右請求之。王曰：『止，楚王失弓，楚人得之，又何求之！』孔子聞之：『惜乎其不大也，不曰人遺弓，人得之而已，何必楚也。』」只有不分畛域、族群的寬闊胸懷，才能「我在」而又能與人「同在」吧！作者一九八三年任教香港，適逢港幣重貶，如同減薪，且目睹因為人心不安，港人搶購民生物品的情景，然而，張曉風對於自己金錢的損失並不戚戚於心，對於異地他鄉的港人，卻「心裡竟像疼惜生病的孩子一般的愛上這塊土地。我不是港督，不是黃華，左右不了港人的命運。但此刻，我站在這裏，跟異域的中國人在一起」、「不能做救星，只是『在一起』。……一九九七，香港的命運會如何？我不知道，只知道曾有一個秋天，我在那裏，不是觀光客，是『在』那裏。」離開家鄉故里，置身異域，面對的都是陌生人，但是，因為懂得惜緣，胸懷寬廣，所以能將異鄉之人的憂慮，也放在自己的心上，不會對之視若無睹；即使無能為力，也能夠以悲憫博愛的「同在」之心，予以體貼關懷。

張曉風悲憫博愛的「同在」之心，除了秉賦，蓋亦得自《聖經》之教化濡染。在講述了《舊約》中的小先知撒母耳應答上帝的召喚說「我，在這裡」之後，作者說：「我當然不是先知，從來沒有想做『救星』的大志，卻喜歡讓自己是一個『緊急待命』的人，隨時能說『我在，我在這裡』。」這何嘗不是期勉自己在機緣成熟時，也能夠為他人、社會奉獻一份心力！一種與人與物「同在」的博愛情懷。所以，作者在中年之後，關懷台灣的生態環保問題，並非隨著社會風潮即興起舞之舉。若說其「我在」的





自覺萌發於小學三年級因病在家，獨自「抱膝坐在床上，望著窗外寂寂青山、遲遲春日」，無法參與同儕活動的淒涼；那麼，其與人「同在」的精神種子，固早已埋藏於當年在澎湖小離島的端午晚宴中，傾聽那些有著「寬闊黧黑」臉龐的漁民訴說生活中的痛苦：

人人急著說起話來，說他們沒有淡水的日子怎麼苦，說淡水管如何修好了又壞了，說他們寧可傾家蕩產，也不要天天開船到別的島上去搬運淡水……而他們嘴裡所說的淡水，在台北人看來也不過是鹹澀難嚥的怪味水罷了——只是於他們卻是遙不可及的美夢。……我能為他們做什麼？在同盞共飲的黃昏，也許什麼都不能，但至少我在這裡，在傾聽，在思索我能做的事……

當年的作者對於漁民的困境無能為力，但是，「至少我在這裡，在傾聽，在思索我能做的事」，這是「我在」，並且心與受苦的人們在一起的「同在」之體貼關懷。

最後，張曉風引用《舊約·創世紀》墮落後的亞當不敢應答上帝呼喚的故事，說：

如果是我，我會走出，說：「上帝，我在，我在這裡，請你看著我，我在這裡。不比一個凡人好，也不比一個凡人壞，我有我的遜順祥和，也有我的叛逆凶戾，我在我無限的求真求美的夢裡，也在我脆弱不堪一擊的人性裡。上帝啊，俯察我，我在這裡。」「我在」，意思是說我出席了，在生命的大教室裡。

生命的意義如果是學習，那麼，此生之所經歷，實即一學習之過程，故以「生命教室」譬喻之。「我在我無限的求真求美的夢裡」，這何嘗不是期許自己獨一無二的生命，在生命的歷練中，能夠黽勉、用心的生活、學習與實踐，以追求生命的真、美與善呢？！

總上所述，〈我在〉之意旨，似可約之以三點，即：一、肯定自我獨特之生命存在，儘管不完美。二、珍惜在獨特的時空中與眾多獨特的生命之相遇、相處的緣份。三、在自我獨特的生命歷程中，用心生活、學習，並且能夠關懷、幫助困境中的他人，與之「同在」。

